

《莫格街谋杀案》：居维叶、 剃须刀与种族主义

张 虎

内容提要 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被称做历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在小说中，侦探杜邦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理性与美国白人的代表，而凶手猩猩的外形、凶器及其身世则显示出它是黑人与非理性的化身。本文以“凶手猩猩杀死一对白人妇女”这一情节为中心，结合19世纪的博物学知识背景与1838年5月宾夕法尼亚“混交”暴乱事件，对《莫格街谋杀案》的种族主义问题作一文化诠释。

关键词 爱伦·坡 《莫格街谋杀案》 居维叶 猩猩 废奴主义

“栗树街共济会礼堂现举办展览活动。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6点。内容：一只刚从非洲带回的活猩猩[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下同]。此动物是一个真正的博物学家所说的‘尼日尔山顶洞人’或‘丛林野人’，本国迄今最好的一个样本。它在外形上与人酷似并拥有一种天然的智慧——远远超过了博物学家们的描述。入场票25分一张，儿童半价，持票入场。”这是1839年8月20日《费城报》(Philadelphia Gazette)刊登的一则展览会公告。一只棕毛、孔武有力、来自利比里亚的猩猩引起了全城人的兴趣。另外，《公众记录报》、《宾夕法尼亚问讯报》也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爱伦·坡从纽约来费城居住时间不久，^①此后，他写下了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的《莫格街谋杀案》，发表于1841年5月的《格雷厄姆杂志》上：一只逃跑的猩猩手持一把剃须刀，杀死了隐居在巴

^① 1837年5月27日至1838年7月19日之间，坡离开纽约，来到费城，直到1844年才离开这里(See Dwight R. Thomas, "Poe in Philadelphia, 1838 - 1844: A Documentary Record",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8, p. 1)。

黎莫格街公寓的一对白人母女。托马斯、迈尔等批评家声称，坡笔下这只猩猩的灵感正源于1839年费城共济会礼堂的那个红色“丛林野人”。^①

一、居维叶：坡“猩猩”的身世之谜

18至19世纪中叶，猩猩是欧美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法国著名博物学家拜伦·G. 居维叶（1769–1832）在语源学上这样解析它的名字：“Ourang 在马来语中意为‘理性生物’，包括人、猩猩和大象。Outang 意为丛林野兽。所以后来人们称它为‘丛林野人’。”^②一言以蔽之，人与猩猩是相似、近亲的。在《动物王国》中，居维叶大谈这一问题，并述及猩猩的灵巧、红色毛发和它的源生地婆罗洲——这些内容几乎全部被坡应用到《莫格街谋杀案》的写作中。1760年，植物学家林奈在《类人》一文中将人与猿、猴归为一类，并说“实在找不出人与猿有何不同之处”^③。苏格兰学者芒博德的结论更为惊人，他说猩猩是前文明时代人，是人与兽的中介：“人类最早是四脚爬行……之后，他直立起来，开始运用人造武器，就像今天的猩猩一样。接着，他创造了粗野的吼叫……最终他们形成思想，发明了文字……然而，这走向文明的一步猩猩却未能迈出。”^④在那个前达尔文时代，“人源自上帝”这一历经千百年的基督教创世说受到巨大挑战——这让人们感到无比震惊，同时又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世与祖先发狂着迷。于是，在当时，人人皆成了半个博物学家，学术论文、教科书、科普杂志、报纸和展览会上满是博物学知识与猩猩、猿猴的照片……总之，自然史从科学走向大众，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流行话题。“嗅觉敏锐”^⑤的爱伦·坡决定将它引入文学市场。

《莫格街谋杀案》中的侦探名为杜邦，他之所以能胜过巴黎警局破解这个“最神秘、令人费解”^⑥的案子，关键在于他了解猩猩——通过阅读居维叶的著

① See Dwight R. Thomas, “Poe in Philadelphia, 1838–1844: A Documentary Record”, p. 51; Jeffrey Meyers, *Edgar Allan Poe: His Life and Legac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2, p. 123.

② Baron C. Cuvier, *Animal Kingdom: Arranged According to its Organization*, Henry McMurtrie, trans., London: Orr and Smith, 1834, p. 44.

③ Carolus Linnaeus, “Anthropomorpha”, in *Amoenitates Academicæ*, 6 (1760), p. 66.

④ James Burnett Lord Monboddo, *Ancient Metaphysics*, IV,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7, pp. 31–32.

⑤ Kevin J. Hay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93.

⑥ Edgar Allan Poe,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n, 1984, p. 41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作。他在破案中让伙伴、小说叙述者“我”阅读居维叶书中的一段话，“我”说道：“这段话描述了一种庞大的、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褐毛猩猩，既有细致解剖，又有总体概述。众所周知，这些哺乳类动物体格庞大、力量无穷、跳跃敏捷、野蛮凶残、喜欢模仿。一瞬间，我理解了谋杀案的所有恐怖。”（*Poetry*: 424）居维叶是19世纪早期的顶尖博物学家，妇孺皆知，所以“我”在“一瞬间”恍然大悟。居维叶的代表作《动物王国》于1832年被译到美国，广受读者欢迎。在创作《莫格街谋杀案》前，坡曾与怀尔特、麦克默特编译过《贝类学家的第一本书》和《自然史概论》。这期间，坡阅读了居维叶：“我写序言与简介，并翻译了居维叶关于动物的描述……书名页上也专诚对居维叶进行了鸣谢。”^①实际上，在《莫格街谋杀案》中，坡、杜邦、居维叶是三位一体的，这特别体现在坡对猩猩的塑造几乎是对居维叶观点的一种教科书式图解——“体格庞大、力量无穷、跳跃敏捷、野蛮凶残、喜欢模仿”以及“杂乱、无人听得懂的发音”（*Poetry*: 423），涵盖了猩猩从主人（一名法国水手）家中逃离、进入莱丝帕纳耶太太家、杀死这对白人母女、验尸等众多内容。当杜邦让“我”把手按在凶手留在莱丝帕纳耶小姐脖子上的指印时，“我”发现“我的手指与这些指印根本无法吻合”，“我”惊叫：“这根本不是一只人的手留下的指印。”（*Poetry*: 424）猩猩的一双大手印是人的手吻合不了的，那么，长有一双大手的它在体格上又有多么魁伟呢？坡留下的文本空白，与19世纪美国人对猩猩的好奇妄想一拍即合。

英国杂文家宾利在《宾利的自然史》中说，猩猩“力大无比……十个人也不足以摠住一只猩猩”^②。当杜邦走进莱丝帕纳耶太太卧室，看着凌乱恐怖的场面：床身与床架分家、家具被砸碎、小姐被强塞进了“连只猫都爬不进去的”烟囱、老太太粉身碎骨、一大撮头发……不禁预感到，这是一个具有“惊人神力”的凶手（*Poetry*: 417-422）。杜邦说：“即使一个人再丧心病狂，也干不出这种事儿来。把尸体塞进那么小的烟囱，这需要多大的力气……几条大汉一起使劲才勉强把尸体拉出来。”而炉架上的头发还粘着皮肉，要知道，把二三十根头发一起揪下来需要多大劲儿，依此略估，这凶手“简直可以一把拔下来50万根头发”。而它对莱丝帕纳耶太太的凶杀更让人战栗：用一把“小小的剃须刀”（*Poetry*: 422）就让她尸首分家，接着，“抓起老太太的尸体，一把扔出了窗外”（*Poetry*: 430）。这时，一个19世纪的费城读者大概已经猜出凶手是谁了。

① John Ward Ostrom, ed., *The Letters of Edgar Allan Poe*, II, New York: Gordian Press Inc., 1966, p. 343.

② William Bingley, *Bingley's Natural History*, San Francisco: A. L. Bancroft & Co., 1872, p. 34.

猩猩的敏捷也是杜邦破案的一个关键环节。《宾利的自然史》中有一段文字与坡的描述相近：“猩猩的敏捷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它们一手吊在绳子上，达到平衡，之后开始迅速绕绳子打转儿，速度堪与轮胎、吊坠相匹。有时，它们从一条绳索上滑下，又以惊人的敏捷窜上去。”^① 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主人公亦是一个身手非凡的飞贼，它从主人住所逃跑的方式是“纵身一跃，出了门，下了楼”，一转眼，从窗户“跳到了街上”。在水手主人的一路狂追下，它逃到了莫格街，这时，“它看见了一根避雷针，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敏捷一窜而上，抓住贴墙开着的百叶窗，顺势一荡就进了屋，站在了一张床的头部。这一切共用了不到一分钟”（*Poetry*: 429）。所以，杜邦在思考这一切时，感受到的是惊讶与恐惧，他对“我”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谈论的是一种非凡的灵敏，唯有如此，才可完成这样危险艰难的动作。我要告诉你两点：一，这种动作是可能完成的；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我希望你能了解完成这一切所需要的一种非常不同凡响的、几乎是超自然的敏捷。”（*Poetry*: 420）居维叶在《动物王国》中概括出猩猩的基本特征，而坡用小说图像化成了一个传奇。

这时，坡的猩猩之图还远未画完。坡年幼时，养父约翰·爱伦（John Allan）家有一本当时流行的《李博士新百科全书》，在“猩猩”这一条目中，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种动物会攻击杀死在林中散步的黑人，用拳头棍棒抽打、驱赶大象，向冒犯它们的人扔石头。”^② 坡塑造的这个丛林野人更是一只“无比凶残的畜牲”（*Poetry*: 429）。文中形容它“冷血凶残”（*Poetry*: 422）、“野蛮凶狠”（*Poetry*: 424）、“兽性大发”（*Poetry*: 429）。当它进入那个可怜的妇人家后，不出同时代读者所料，由于其愿望未能满足就野性四溅、发起狂来，取了一对母女的性命：“老太太的挣扎尖叫（当她的头发被从脑袋上拽下时）把平静中的猩猩惹得火冒三丈。于是，它孔武有力的胳膊一挥，她的脑袋就几乎和身体分了家。血光燃烧着它的愤怒，它变得狂野不止了。它咬牙切齿，满眼凶光，飞身骑在小姐的身上，将可怕的利爪切进她的喉咙，紧抓着不放，直到她一命呜呼。”（*Poetry*: 430）总之，猩猩杀死这二女是毫无缘由、毫无理性的。因此，当杜邦问“我”，想象一下是谁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时，“我”答道：“一个疯子，一个刚从附近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疯子。”（*Poetry*: 423）但这疯子在模仿能力上却表现

① William Bingley, *Bingley's Natural History*, p. 39.

② Samuel F. Bradford, *Dr. Ree's New Cyclopaedia*, I, Part 2, Quoted in J. Gerald Kennedy & Liliane Weissberg, eds., *Romancing the Shadow: Poe and R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1.

出惊人的天赋与智慧。一天，水手醉酒晚归，发现自己的卧室被一只禽兽给霸占了，它是从旁边密室中破门而入的。它在干什么？它“手持剃须刀，满脸肥皂泡，坐在一面梳妆镜前，正试着给自己刮胡子呢”（*Poetry*: 428）。水手说，这是在被关在密室期间从锁孔中偷窥主人时学到的。猩猩剃须，这一行为已彻底接近人了，而满脸毛发的人也常被比作猩猩一类，如林肯 50 岁时因留了一脸络腮胡竟被人讥讽为伊利诺斯猩猩、狒狒。

猩猩有没有语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 18、19 世纪的博物学家们通过调研、解剖猿与猩猩的声带组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一切野兽皆永远无法发出与人类一样的语言。在《莫格街谋杀案》一开头，报纸上刊登道，在凶杀夜，每个目击者都听到一个法国人说话和另一个尖锐粗野的声音，那声音人人听得都像一门外语。杜邦分析道：“每个人都说是这是一个外国人的语言。人人都肯定，此人不是他们本国同胞……法国人说，这是个西班牙人……荷兰人说，这是个法国人……英国人说，这是个德国人……这声音太神了！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在音调上，欧洲五大语种实在没什么共同之处！或许你想说，可能是亚洲人、非洲人的声音。但是，巴黎似乎没多少亚洲或非洲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现在，我只想向你说明三点。”（*Poetry*: 415 - 416）杜邦所说的这三点是：“一位目击者说，这声音与其说尖锐，不如说粗野”；“另两人说，这声音‘快而杂乱’”；“没有一个目击者发现了任何可以辨别的语言及类似语言的音素”（*Poetry*: 416）。最后，法国水手公布了答案——“这[是]只禽兽恶魔般的吼哮”（*Poetry*: 431）。由此可见，坡是同意 19 世纪博物学家们的观点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杜邦的分析中似乎还弥漫着一丝欧洲中心主义的气息（“欧洲五大语种……”），这里，亚洲与非洲人被划归另类，竟然与动物为伍了（“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坡的种族主义倾向在此初露端倪。

实际上，坡的种族纠葛与语码远不止于此。

二、从猩猩到黑人：剃须刀、非理性与婆罗洲

剃须刀是坡的第一个种族语码。如果说在主人卧室中猩猩在试着给自己刮胡子的话，那么在凶杀夜它则给别人刮起了胡子，变成了一位理发师：“这只巨兽抓着莱太太刚梳过的披发，学着理发师的样子，在她脸上挥动着剃须刀……”（*Poetry*: 430）为什么坡选择剃须刀作为一只巨兽的凶器？这并非出自偶然。

19 世纪时，理发师是黑人的主要职业之一。当时黑人被认为是理发天才，“美国内战时大部分白人的头发与胡子都是黑人给修理的”^①。1858 年，西普里安·克莱姆在《圣路易黑人贵族》中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一个非洲人拿起剃须刀与肥皂的姿势就像一只鸭子游入池塘般自然……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理发师，上天赋予了他们这一才能。当一切开始时形如流水，不会有一点冒犯，不会划破脸，流出血。”^②而早在 1820 年，费城石版画家克雷（Edward W. Clay）就曾专门绘制了一套讥讽手拿剃刀之黑人的卡通漫画——《费城生活》。这一态度反差映射出的正是黑人理发业在当时的兴盛及其对白人心理的冲击：一些黑人靠剪发、剃须脱贫致富，跃入了美国贵族阶层，这一度引起白人恐慌，毕竟，黑人占用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并且暗含革命之势。克莱姆在后文中公布了一组人口普查数据：在本市 31 个黑人贵族中，理发师占 11 个，位居第二的是侍从，仅 4 个。^③另一个著名例子是 1856 年（《莫格街谋杀案》出版 15 年后）麦尔维尔在小说《贝尼托·塞莱诺》中也情不自禁地写到一把黑人的剃须刀：当船长塞莱诺登上轮船时，看见黑人巴伯正在给主人刮胡子，心中不禁觉得幸福、畅快，他夸道：“黑人身上似乎有一种独特天赋，让他们如此得心应手地从事这一职业。黑人是天生的侍从与理发师，他们拿起梳子与刷子轻轻叩响，以一种令人叫绝的姿势挥动起手中的工具。”^④总之，在坡生活的年代，剃须刀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黑人代码。

坡少年时的伙伴、一个名为查尔斯·利兰的费城人在《回忆录》中也记述到了一柄剃须刀：“我非常感激……这个古老的皮尔博物馆……我无数次在黑色的美术馆前惊恐止步，看着猛犸象的庞大骨架……以及猩猩模型——一个正在给另一个刮胡子。噢！那真是一种庄严的幽默，让人百看不厌。”^⑤利兰所说的是 1830 年费城皮尔博物馆的一次模型展览：两只猩猩，分别被装扮成了理发师和顾客，环境与背景布置成了一家发廊。这一场景与坡的《莫格街谋杀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浓缩了一个时代白人对黑人、剃须刀与猩猩的种族主义理解。

① J. Gerald Kennedy & Liliane Weissberg, eds., *Romancing the Shadow: Poe and Race*, p. 181.

② Cyprian Clamorgan, “The Colored Aristocracy of St. Louis”, in *Bulletin of the 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1 (1974), p. 18.

③ See Cyprian Clamorgan, “The Colored Aristocracy of St. Louis”, p. 18.

④ Herman Melville, *Billy Budd, Sailor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1979, p. 185.

⑤ Charles G. Leland, *Memoirs*, New York: D. Appleton, 1893, pp. 38–39.

杜邦崇敬的居维叶不仅在《动物王国》中把人与猩猩视作近亲，而且构建了一座风靡一时的种族金字塔：上帝/白人/黑人/猩猩。在他看来，非洲人“是人类最低级的种族，在体型上他们与禽兽相近，在智力上也远未达到日常管理的程度”^①。居维叶的最终目的是证明黑人是白人与猩猩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动物。1817年，居维叶发表了一份著名的、与这一意图相关的验尸解剖报告，即“何腾维纳斯”报告。这是西方种族主义史册中人所共知的一个经典。何腾维纳斯是西方人取笑南非女子巴特曼（Sarah Bartmann）的一个绰号，“何腾”（Hottentot）原为荷兰语（stotteraar），意为结巴、口吃者，是17世纪对非洲西南居民的一个蔑称。1810年，20岁的巴特曼被从非洲带到欧洲，在伦敦与巴黎像动物一样进行裸体巡演，她多脂的屁股与裸露的阴部看得一些欧洲人目瞪口呆。这一屈辱历经5年，之后巴特曼客死他乡。更无耻下流的是接下来的一幕：一群生物学、博物学家蜂拥而上，争先恐后解剖这具可怜的女尸，并发布荒谬、居心不良的所谓科学报告，最著名的就是居维叶的报告，这份报告十年中重印两次，展示了“巴特曼与猿猴的众多相似处”^②，有力强化了白人心中低下丑陋的黑人形象。今天，巴黎博物馆依然保存着这位非洲女子的生殖器——它是西方人奖励居维叶等一批科学家千方百计鼓吹肤色等级、攻击黑人的一枚光荣勋章。坡之猩猩的命运似乎离巴特曼也不远，在小说结尾，“它的主人再次擒获它，高价把它卖给了巴黎植物园”（*Poetry*: 431）。黑人被视做一种别样的猩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在白人眼中，黑人是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人人皆知，黑人在理性、判断与预见力上有缺陷，他们目光短浅，从不考虑将来，仅满足于一种当下的兽性娱乐。如果黑人有吃有穿，可以自由沉溺于他们的巨大性欲中，再加上一点威士忌与烟叶，他们就已乐不思蜀了，不会再去追求更高级光辉的人生。”^③巴费德博士的这段话意在说明，黑人是一种未完全进化的兽人。史学家沃克在《黑人史的非浪漫化》中也记述过这一相关历史问题。^④实际上，在当时美国的文化逻辑中，谈论

① Baron G. Cuvier,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ts Fossiles*, I, Quoted in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1981, p. 36.

② Stephen Jay Gould, “The Hottentot Venus: A Sensation from Piccadilly to Paris, She Drew Crowds from All Classes, Including Scientists”, in *Natural History*, 10 (1982), p. 22.

③ Ralph Butterfield, “American Cotton Planter and Soil of the South”, in James O. Breiden ed., *Advice among Masters: The Ideal in Slave Management in the Old South*,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 p. 212.

④ 沃克曾说：“在这些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约翰·C. 卡尔霍恩、威廉·罗德·亚斯、亚历山大·斯蒂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中，黑人是原始、可笑的局外人，是一群被欲望而非理性控制的人……”（Clarence E. Walker, *Deromanticizing Black History: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1, p. 5）

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而在《莫格街谋杀案》中坡凸显了这一词语。杜邦是理性的代表，他“博览群书”（*Poetry*: 400），有一种“突出的分析能力”（*Poetry*: 401），是一名火眼金睛的侦探，他的对手猩猩则是一个冷血粗野的畜牲。这是巴黎警局对该案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按人的而非兽的行为方式去推想思考：莱太太是个有钱妇人，三天前她“去银行取了4,000法郎……以黄金支付，一个职员专程把钱送到她家”（*Poetry*: 408），但凶案发生后，金子却分文不少地被弃于现场，衣柜里虽被乱翻过，“但仍有许多高质量的衣服”，况且，凶手“为什么放着4,000法郎金币不拿，去偷一捆不值钱的破衣服？”（*Poetry*: 421）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警察试图找到凶手的作案动机，但凶手却没有什么动机，或者说，唯一的动机就是弗洛伊德的欲望与非理性，可最后理性仍旧战胜了非理性——杜邦机智聪明，察觉了一切，战胜了这只文明圈外的半人兽。

在小说末尾，水手公布了这只猩猩的来源地——婆罗洲。这是坡的又一个种族语码。婆罗洲，世界第三大岛，猩猩的著名发源地之一，位于中国南海、爪哇海、西里伯斯海中央，占地七十多万平方公里。17世纪，这里被荷兰人统治，18、19世纪又成为英美奴隶贸易的中心。在地理上，该岛多山且尽被雨林覆盖，为殖民主义者想象、寻找他者的原始生活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有利条件。维克多·金在《婆罗洲人》中记述道，在当时欧洲人的眼中，“婆罗洲居民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中，与周围的自然融合为一，有时他们甚至分不清这里的人与动物有何区别”^①。这一际遇激发了一群西方艺术家的想象力，产出了一系列如《英舰“黛朵”远征婆罗洲镇压海盗》一样的、以婆罗洲为空间背景的小说、漫画与杂文。但有些人则不满足于此，直奔那个满是丛林野人的岛屿，试图找到一种“‘遗失的联系’——一种综合了人与动物共同特点的生物”^②，如挪威人卡尔·博克。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为什么婆罗洲同时成为黑奴贸易中心和猩猩的发源地。乔丹教授在《白人的负担》中写道：“如果说黑人长得像野兽，那么在非洲有一种野兽长得像人……那时的人们称它们为‘猩猩’，其实是黑猩猩，该动物居住在非洲西部——那曾是奴隶贸易的中心。虽然英国人间接了解过猴子与狒狒，但他们对无尾巴、像人一样走路的猿却不甚熟悉。所以巧合的是，类人猿与黑人是在同一时间、地点被介绍给英国人的。‘猿’（一个种属术语，与‘猩猩’

① Victor T. King, *The Peoples of Borneo*,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10.

② Victor T. King, *The Peoples of Borneo*, p. 13.

同义)与人酷似的外貌、行为引起许多人好奇的思索。”^① 荷兰学者卡博尔就是这样的人之一,他通过测量黑人、猩猩与白人的“面部曲线”(即上额与上唇之间的角度)确认其各自在生物链条上的位置与进化程度。结果显示,猩猩是52-57度,黑人是70度,白人90度,于是,黑人是白人与野兽的过渡性物种。^② 今天,这一面部曲线被称做19世纪种族主义崇拜的圣像。

坡的种族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伦·坡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坡生于1809年,一生都几乎生活于弗吉尼亚州——美国南方最大的蓄奴州之一。他的养父约翰·爱伦属于南方贵族,蓄有众多奴隶。坡也一直由一个名为朱迪丝(Judith)的女黑奴照料。1829年坡还曾替姑姑卖过一个名为埃德文的黑奴。^③ 26岁时,坡成为《南方文学信使》的一名编辑与评论员。1836年4月,坡在该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J. K. 保尔丁的〈美国奴隶制〉与威廉·德莱顿的〈南方明证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叛国与狂热〉》。在该文中坡提出,奴隶制是一种符合上帝意愿的制度,一者黑人天生喜欢服侍他人,二者白人对仆人也有一种父母式的爱:“这种情感属于一种我们深知的‘人性向善’的观点……它源于对‘我的’一词和亲昵语言的惯用,这是人类早期一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思想观念。它是爱的一种表达。他从小被告知称黑人伙伴为‘his’,因此,由于he love him,所以也应该love him because he is his。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过渡……所以,南方社会将从这一备受辱骂误解的制度中获益无穷而非相反。”^④ 这一观点受到了莫里森、达扬、鲁宾等作家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精细广博的文化批评中,坡作品的种族主义地图逐渐清晰:《黑猫》中的猫、《困境》中的黑奴庞贝、《跳蛙》中的奴隶、《陷阱与钟摆》中的囚禁场景、《塔尔博士与费瑟尔教授的疗法》中的疯人院,等等。^⑤ 最著名的是坡在《阿瑟·戈登·皮姆的叙述》中对岛上一群黑人的评价:“这些野蛮人的确是世界上最邪恶、最虚伪、最歹毒、最凶残、最像魔鬼的一个种族。”(Poetry: 1150) 1845至1849年,坡批判洛威尔与朗费罗等废奴主义作家

① Winthrop D. Jordan, *The White Man's Burden: Historical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5.

② See Hugh Honour,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 Houston: Menil Foundation, 1989, p. 15.

③ See Joan Dayan, "Amorous Bondage: Poe, Ladies, and Slav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2 (1994), p. 265.

④ Edgar Allan Poe, "Review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J. K. Paulding and *The South Vindicated from the Treason and Fanaticism of the Northern Abolitionists* by William Drayton", in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o., 1902, pp. 271-272.

⑤ See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an Dayan, "Amorous Bondage: Poe, Ladies and Slaves", pp. 239-273; Louis Rubin, *The Edge of Swamp: A Study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of the Old South*,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是“一群狂热分子、超验主义者”^①、“私党”(Essays: 760),称他们的作品是对南方社会“粗俗的歪曲”(Essays: 762)和“纵火的打油诗”(Essays: 764)……总之,如果将坡放入杰斐逊与加里森的废奴话语之争中,会发现坡对南方奴隶制的态度是较为明确的——南方奴隶制的赞同者。

三、母女之死:黑暗女性、女性废奴主义运动与混交

莫格街谋杀案后,一切恢复平静:被误认为凶手的银行职员立即被释放了;猩猩,作为一个无可责难的动物,在塞纳河畔找到一个新家;水手主人虽间接卷入此案,但亦未受一点惩罚,相反还因卖掉猩猩得了一大笔钱……那么,到底应由谁来为莱丝帕纳耶太太及女儿的死亡负责?这是一种怪象,正如查尔慈所说:“在小说中,两个女人白白死去,奇怪的是却无人受罚,这是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②

女性是爱伦·坡研究的另一个焦点话题。美人之死是坡之女性书写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坡笔下,几乎每一位女性都是短命的、即将走向死亡的。因此,坡被一些批评家冠以“厌女症”^③、“美女杀手”^④等绰号。事实上,这一叙事有一定的自传性。^⑤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坡的美人逝去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光明女性——美丽、纯真、弱不禁风,如安娜贝尔·海伦;另一类是黑色女性——独立、骄傲、知识丰富,如《丽姬亚》与《莫瑞拉》中的女主人公。^⑥很显然,黑色女性属于被诅咒的对象和负面角色,这源于她们违背了坡传统男权的女性观。坡曾说:“我们的女性教育,其目的不是把女人变成文学圈子的首领或花花公子旅行杂志上的模特。我们应把她当一个妻子来培养,她会为一个优秀、聪明、伟

① Edgar Allan Poe, *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n, 1984, p. 76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Joseph Church, “‘To Make Venus Vanish’: Misogyny as Motive in Poe’s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in *ATQ*, 2 (2006), p. 409.

③ See Joseph Church, “‘To Make Venus Vanish’: Misogyny as Motive in Poe’s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p. 407.

④ Joseph Moldenhauer, “Murder as Fine Art: Basic Connections between Poe’s Aesthetics, Psychology, and Moral Vision”, in *PMLA*, 2 (1968), p. 294.

⑤ 坡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皆早亡,如母亲埃丽兹·坡、养母范尼·爱伦、简·丝坦娜德夫人、妻子弗吉尼亚·克莱门(See Eliza Richards, “Women’s Place in Poe Studies”, in *Poe Studies*, 1-2 [2000], pp. 10-14)。

⑥ “光明女性”(Fair Lady)与“黑暗女性”(Dark Lady)两个称呼取自威克斯的《坡的理想女性》一文(See Karen Weekes, “Poe’s Feminine Ideal”, in Kevin J. Hay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 pp. 148-162)。

大的男人布置一个家，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我们应把她当母亲来培养，她会让儿子步父亲后尘……”^① 而对于当时一些刚强独立、以写作为生的女性，坡咒骂她们“是一种薄情寡义、变态、尖刻、无耻的东西”^②。《莫格街谋杀案》中的莱氏母女应属于后一种女性：莱太太“据说有些积蓄”（*Poetry*: 406），拥有一套四层楼别墅，被害前还去银行取过4,000法郎（经济上的独立）。她和女儿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在偏僻的莫格街隐居六年，甚至“大家都不知道这对母女在世上还有无什么亲戚”（*Poetry*: 407）。这显示出人格与生活上的独立，同时也暗示了其职业倾向，即写作。同时，可以进一步推想到的是其性关系上的独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Poetry*: 406），不需要任何一位男性。这描写似乎有一丝女权主义意味了，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于废奴浪潮中。

女性是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代表者如戈洛米克姐妹、琳达·倩德等人，她们大多是白人，与黑人女性相比，她们受教育的程度高，经济上更独立，其中许多人还是男性废奴主义者的亲戚配偶。但那时，她们的言行还是引起广泛争议与批判。1840年，当阿贝·福斯特等女性加入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时，一些男性立即退出协会。因为在当时看来，女性的生活空间是家庭而非外部社会，参与政治则更被视为一种耻辱行为。但废奴运动毕竟引起当时女性的广泛联想与思考：既然白人黑人可以平等，那么男女间的不平等为什么不应立即废除？这种关联是女性参与废奴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她们和男性一样，在公共集会上做宣传，撰文攻击南方奴隶制，年复一年地向国会递交废奴请愿。坡抵达费城时，正值女性废奴主义运动的高涨时期。^③ 1838年，费城的宾夕法尼亚自由讨论礼堂还举办了第二次全美妇女反奴隶制大会。坡对莱氏母女的书写应与这一切不无关系。1845年，坡在评介朗费罗的《奴隶制之诗》时说：这些诗歌是“专门写给北方那些同情黑奴的老女人的——她们是朗费罗先生的一群喽啰友人”（*Essays*: 760）。

16、17世纪时，欧美地区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猩猩特别喜欢非洲女人。18

① Edgar Allan Poe,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VIII, New York: AMS, 1965, pp. 14–15.

② Arthur Hobson Quinn, *Edgar Allan Poe: a Critical Biograph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04.

③ 1837至1838年，戈洛米克姐妹在马萨诸塞州发表巡回演说67次，全美有100多个女性废奴组织，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共165次，签名人数达四万多（See Nancy Woloch, *Woma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 1984, p. 182）。

世纪的林奈亦曾在《自然史的真实广泛体系》一书的序言中记载了一只猩猩从一个黑人手中抢走其伴侣的过程。后来，这一观念被渐渐嫁接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因黑人与猩猩相近，是白人与野兽的中介，所以它们（他们）都对比自己更高级文明的异性有一种强大欲望。例如，杰弗逊总统就曾在他被视为一部科学著作的《弗吉尼亚笔记》中写道：黑人男性更喜欢白人女性，“这就像猩猩更喜欢黑人女性而非自己的同类是一样的”^①。至19世纪废奴运动中，这种观念与女性废奴主义者交汇在一起并最终引发了1838年5月的一次费城民间暴乱。暴乱前，新英格兰地区的女性废奴主义者称，黑人与白人是平等的，因此，她们愿意主动嫁给黑人，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身先士卒地在各种公共场合与黑人男性结伴幽会，最有名的就是阿贝·福斯特。这一激进行为引起了一大群白人男性的厌恶与憎恨，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这一切，于是咒骂这些女人为“混交主义者”。1838年5月15日，自由讨论礼堂举行第二次全美妇女反奴隶制大会，这次与会人员不仅有白人，而且首次增加了一些黑人女性，如苏珊·保罗、萨拉·道格拉斯，这次颇有混交味儿的大会再一次引得民众议论纷纷，于是，一些谣言也逐渐蔓延开来：听说，16日晚他们会让一个白人女性与一个黑人成婚并让这个混交者当众发表讲话。然而翌日晚并没有上演混交仪式，代之以一群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手牵手、昂首挺胸地走过礼堂中央：“当晚灯火通明，我看见不同肤色的人，从‘漆一样的黑到雪一样的白’，三两成对，手拉手出现在宽敞的费城礼堂。先生，那里有‘含’^②或非洲的后代，这些人与费城最美丽富裕的女儿们肩并肩，一边走一边说笑，她们之间的亲热会晤和肯定眼神，无疑确认了一种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她们很快将成为真正的、合法的姐妹。”^③这是一位当年目击者的回忆。当晚安吉娜·戈洛米克还发表了激昂的废奴主义演说，那时，群众情绪已经有点失控，许多人捡起砖头、酒瓶砸向了礼堂的玻璃窗，因为安吉娜与另一位废奴主义者西奥多·维尔德刚结婚不久，并在婚礼上邀请了许多黑人男女参加。17日晚，一群民众聚集在费城礼堂旁，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与愤怒，一边咒骂，一边放火烧了这座新建不久的高大礼堂。此外，附近的一座黑人教堂也未能幸免。暴乱后，一些白人男性还继续在被烧毁的墙壁、报刊上泄愤，咒骂这里为“跨种族

①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 265.

② “含”（希伯来语：Ham），圣经《创世纪》和《古兰经》中人物，相传为非洲人与亚述人的祖先。《圣经》中译为“含”。

③ Samuel Webb, ed., *History of Pennsylvania Hall: Which Was Destroyed By a Mob, On the 17th of May, 1838*, Philadelphia: Printed by Merrihew and Gunn, 1838, p. 169.

妓院”、“混交寺庙”。

在某种意义上，坡的《莫格街谋杀案》也是张贴在费城礼堂墙上的一张泄愤公告：猩猩杀死莱氏母女的地点是在卧室，时间是两个女人正要宽衣睡觉时，水手强调说，那时，这对白人母女正“穿着睡衣”（*Poetry*: 430），凶手从窗户（偷情经典密道）潜入后，抓着其中一个头发不放，之后，骑在另一个身上，把对方掐死并把她塞进了一个狭窄的烟囱。这是一种典型的艺术化性描写，正如范特蕾所说：“一个人被强行塞进了烟囱，这画面让人想起了强暴；头发，传统上与女性的性行为、性勾引有关，而报纸上写到一撮‘浓密的头发’被从一个女人头上拽下来。”^①另外，坡采用了侦探推理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将作案现场，即性描写场景置于舞台中央。唯一的目击者水手正是手扒避雷针、从四层楼的窗户中偷窥到这一切的（窥淫癖叙事）。杜邦、“我”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以及《莫格街谋杀案》的每一位读者，通过水手，结合剃须刀、居维叶、婆罗洲等文化语码，想象性地看见了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一个黑人或猩猩难以抑制它（他）巨大的性欲，强暴了两个白人女性，之后，冷血地杀死了她们。这即是混交者的最终下场。由此，坡也完成了对废奴运动的否定，表达了对“混交”未来的焦灼与担忧。这种书写是坡个人情绪的一种表达，也是美国内战前众多民众意愿的一种图解。这次暴乱后，费城的废奴主义者作出妥协。实际上，四年前的夏天，废奴主义的大本营之一反奴隶制协会早已在加里森的《解放者》上向群众表示，他们不再主张跨种族婚姻，称混交为一种不正常的、灾难性的行为……这是美国废奴史上总被遗忘的一页。

[作者简介] 张虎，男，1983年出生，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奥尔罕·帕慕克、爱伦·坡与比较文学。近期发表文章有《没有人永远是自己——解读帕慕克的小说〈黑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断裂的灵魂——浅析土耳其的身份观与时代困惑》（载《世界民族》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冯季庆

^① Judith Fetterley, “Reading about Reading: ‘A Jury of Her Peers’,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and ‘The Yellow Wallpaper’”, in Elizabeth A. Flynn and Patrocinio P. Schweickart, eds., *Gender and Reading: Essays on Readers, Texts, and Contex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6.